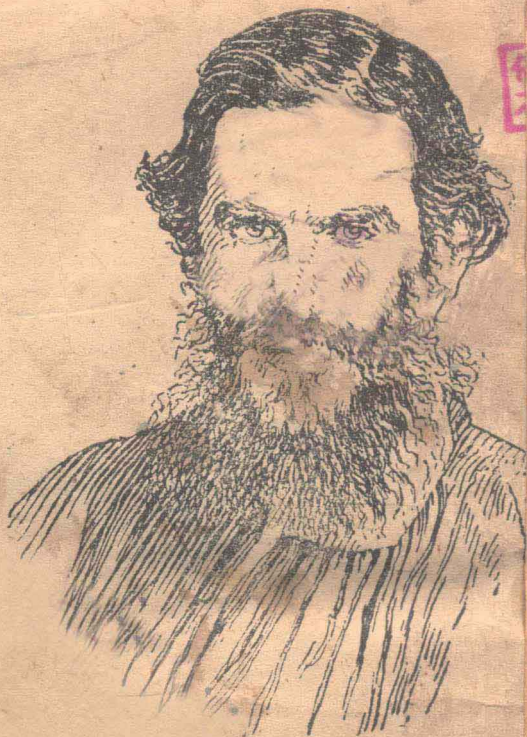




克薩哥

著 譯 泰 斯 爾 託
岩 吳



克薩哥

L·託爾斯泰著

吳岩譯

開明書店

哥 薩 克

(The Cossacks)

每冊售價人民幣8,500元

己(薩5646)

著 者	俄·託爾斯泰(L. Tolstoy)
英 譯 者	Louise & Aylmer Maude
譯 者	吳 岩
原 文 刊 載 處	Tales of Army Life (The World's Classics)
原書版本	Oxford Univ. Press, 1935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發 行 者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北京絨線胡同63—67號)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

1949年9月一版

123P 32K

1951年3月二版(2001—7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小引

青年時代的列甫·托爾斯泰是一個道地的放蕩的執棒子弟。後來在「我的懺悔」裏，他懷了懊悔和沈重的心情寫道：

「……我全心想學好；但我那時年輕，熱情，孤獨，全然孤獨。每當我表示至誠至善的願望時，便遭受輕蔑和嘲笑。但當我屈服於齷齪的情慾時，便受到贊美和鼓勵。

「野心，好權力，貪心，好淫，驕傲，憤怒，仇恨等，都受推重。

「我屈服於這些情感時，變為成年人那樣，並且覺得他們在稱贊我……」

但列甫·托爾斯泰之感到這一點，並不是在寫「我的懺悔」時纔有的事；當時他就感到環境的惡劣和文明社會的虛偽。所以，他的告假返里的大哥尼哥拉斯要回高加索去時，列甫便決定和這位砲兵隊的軍官一同到那裏去了。出發的時候，是一八五二年的四月。

那時俄羅斯人正在高加索打着仗。——俄羅斯在十六世紀時征服了喀山和阿斯脫拉汗的韃靼酋長們，韃靼族逐漸後退至南方，直退到高加索山之陰。十九世紀時，爲了防禦這些山民們，沿突雷

克河北岸設立了一些哥薩克驛站。而喬治亞，爲了避免波斯的壓迫，在一七九九年自願與俄羅斯聯盟。喬治亞位於高加索山之陽。因此，俄羅斯政治的地位必須征服這個介乎她與她的新屬地之間的民族了。十九世紀的前半葉，軍事的推進甚慢。托爾斯泰到高加索去的時候，俄國軍隊在巴里亞丁斯基親王的指揮之下，駐紮在突雷克河的北岸，時時襲擊敵人。但俄軍並沒推進到突雷克河之南，高加索山之陰。他們最大的困難便是躲在突雷克河南岸的林木森然的山谷中的强悍的吉契族。完全將敵人征服，並且俘虜了他們的領袖沙米爾，幾乎已是後十年的事了。

住在哥薩克村子裏，由於貴族的身份，托爾斯泰不被派去工作或是受訓練，他和上司與同僚也很少交往，他過着一種離羣索居的寧靜生活。他驚異於戴雪峯巒之美麗，體味着大自然之崇高，以爲幸福是和自然相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語。另一方面，哥薩克人的單純樸野的生活吸引着托爾斯泰；他們的勇敢，他們的坦白真誠，他們的打獵的技術，他們的對於作僞和軟弱的鄙夷，他們的自由自在，絕不像他那末被道德上的掙扎所苦……這種種都使他心折。同時，他重讀盧梭。他在日記中寫道：「開始讀懺悔錄，不幸地，我禁不住要批評它。」「讀盧梭，覺得他在教養上和天才上遠勝於我；雖然在自尊上，堅決上，判斷上稍遜。」六月二十九號那天，當他讀了盧梭的「愛彌兒」後，他在日記上寫道：「……目的在於求自己的幸福，是惡的；求他人的好評，是弱的；求他人的幸福，是道德的；目的在於上帝，是偉大的。……於人有害的，於我有害；於人有益的，於我有益。……」

人生的目的是善，這是我們靈魂中所固有的情操。……」

在托爾斯泰所住的村莊中，有個年老的哥薩克人愛辟希卡，一個孔武有力的獵戶和酒徒；還有一個叫做蘇羅蒙妮達的女孩子，生得很美，很動人。托爾斯泰和她交遊，同時頗傾心於她，她對他卻十分淡漠。她另有一個年青的哥薩克情人，英俊而且勇敢。托爾斯泰曾向她求婚，她拒絕了；因為他不會像一個哥薩克人那末偷盜馬匹，酗酒，唱歌，殺人，泥醉時夜間爬進她的窗子……總之是，由於生活態度和方式的不同，她無從了解他，愛他。

醉心於大自然和自然人的生活，又稍稍受點兒盧梭的影響，更以他自己的戀愛故事為插曲，托爾斯泰寫成了他的傑作「哥薩克」。但托爾斯泰耽了兩年半離開高加索時，並沒把它寫完。（他只在那裏完成了使他成名的「幼年時代」「襲擊」「伐木」等長短篇小說。）「哥薩克」的副題是「一八五二年的故事」，托爾斯泰的原意是想寫一個三部曲，處理一八五二年的種種事況。至少有十年功夫，他寫作而又修改這部作品，不肯輕易脫稿。一直到後來，因為在俱樂部裏賭錢，輸給一個陌生人一千盧布，手頭又沒有那筆現款，托爾斯泰纔把寫好的第一部售給著名的出版家卡脫柯甫。也許因為這不愉快的事使他憎厭，從此沒寫下第二、第三部，但也無人敢加以確定；我們知道的是，他後來着手寫作「戰爭與和平」了。

好在「哥薩克」第一部自能獨立成篇。一八六三年，它登載在「俄羅斯使者」上。屠格涅夫讀

了以後，寫信給費志，當時的詩人兼批評家，也是托爾斯泰的好友，說道：

「我讀『哥薩克』而爲之狂喜，僕脫金亦然。只是奧列寧的性格毀壞了一般的壯麗的印象。將文明與新鮮的原始的大自然相對照，無需再產生那個遲鈍的、不健康的、老是想着自己的傢伙。爲什麼托爾斯泰不擺脫掉那夢魘呢？」

然而也有別的說法：另一位批評者則指明在托爾斯泰的「一切作品之上，顯著之點，是將那爲精神上煩惱所苦、永久不滿於自己的人們，和單純的雖在暴風雨之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有一致的素樸人物，兩相對照起來」。並且反覆舉例，說明這正是托爾斯泰的創作上的特徵之一。

D·S·米爾斯基在他的「俄國文學史」裏，評述「哥薩克」道：「它在一八六三年以托爾斯泰所認爲不滿意的形式而出現。他終究要將此寫成怎樣的作品，我們不得而知，但事實上，這可能是在『戰爭與和平』前的他的傑作。這是奧列寧的生活的故事，他是一個出身高貴、受過大學教育的年青的志願軍，住在突雷克河畔的一個村莊中。主要的概念是他的虛偽的自覺的性格和自然人的哥薩克們的互相對照。托爾斯泰的早年的關於自然人的理想，在這裏找到了至高的表現。不同於盧梭的『自然人』（也不同于托爾斯泰後來的教訓），『哥薩克』裏的自然人，並不是善的化身，但他的臻於自然這一事實，使他超出善惡的性質。哥薩克們殺人，姦淫，偷盜，在他們的自然性上卻仍是美麗的，而且絕對地勝過那更道德的、然而不是文明的、因此是卑劣的奧列寧。年青的哥薩克人路

卡奇卡，哥薩克女孩瑪莉安卡，尤其是老獵人羅希卡，是在於托爾斯泰所創造的深堪記憶的永生的人物之列的。在人物的客觀的描繪上，他們是他的最初的偉大的成就……」

至於翻譯，我不懂俄文，是根據冒特的英譯本重譯的。冒特氏的譯本，托爾斯泰本人也認為在精通兩國的语言上和對於原作的理解與參透上，都是優秀的。起初，我用的是牛津書局世界古典叢書版的「哥薩克及其他高加索故事」（一九一六）。時值太平洋戰爭，我蛰居鄉下偷偷地譯成的。首先替我看譯稿給我鼓勵的，是我的大舅舅。勝利後重來上海，買到了增訂本「軍中生活的故事」（一九三五）。知道冒特根據蘇聯整理托氏原稿的結果，增訂更動了好些地方。於是我重新校過一遍，凡有增刪更易的地方，以及標點分段，都依照增訂本改正，原來被檢查官刪去現在補上的，也照樣加上括號。怕自己的能力不夠，難免有譯錯的地方，又請錫祚、滿濤兩兄先後校過全部或一部，最後是叔湘師仔細地替我校訂了一遍。若是這個譯本尚堪一讀的話，全是幾位師友的大力，我謝謝他們。我也謝謝開明書店，在市上有了兩種譯本之後，還願意印我這第三個譯本。

譯者 一九四九·春

主要人物表

特米脫里（米卻）安特烈區·奧列寧 俄羅斯貴族。

伊萬（萬紐沙） 他的僕人。

愛羅希卡大叔或老爹 哥薩克老人，孔武有力的獵戶。

瑪莉安娜（瑪莉安卡） 哥薩克美女，路卡希卡的未婚妻。

烏里它婆婆（烏里脫卡） 她的母親。

伊利亞·華西里區 她的父親，軍旗手兼聯隊學校教師。

拉佐脫卡 她的弟弟。

路卡希卡（路克）（「馬克」） 「追風手」，年青的哥薩克勇士。

司蒂泊卡 他的啞姐姐。

那柴爾卡 年青的哥薩克兵，路卡希卡的朋友和同志。

歐果旭夫 常常喝醉的哥薩克老兵。

白列茨基公爵 年青軍官，與列寧的莫斯科相識。

烏斯坦卡 年青的哥薩克女孩，白列茨基的愛寵。

愛美脫可汗 韃靼勇士，爲路卡希卡所殺。

琪萊可汗 韃靼人，盜馬者。

莫斯科萬籟俱寂。積雪的街上，難得聽見車輪咯吱咯吱的聲音。窗子裏不再有燈光，街燈也都已熄滅。只有從教堂鐘樓上傳來的鐘聲，滿城蕩漾，提示早晨的將要到來。街上寂無人跡。隔了好久，纔有一輛做夜生意的雪橇，碾壓着街上的積雪和泥沙，從街的一隅行至另一隅，車夫在那裏等待顧客，等得睡熟了。一個老婦人走過這裏，向教堂而去，在教堂裏，寥寥的幾枝蠟燭，燃放着煊紅的光，映在聖像的鍍金框子上。工人們度過了漫長的冬夜，已經起身，就要去工作了。——然而對於大人先生們，這還是黃昏呢。

從「武士酒家」的一個窗口，透過百葉窗的孔隙，仍舊看得見燈光——在這種時刻是違法的。在酒家門口，一輛馬車，一輛雪橇，還有一輛出差的雪橇，背對着馬路緊擠在一起。一輛從驛站租來的三馬雪橇也在那裏^①。一個在院子裏照料的工人，渾身裹得緊緊的，還是澈骨的寒冷，正躲在房子一角的背後。

「老是這樣嘮嘮叨叨有什麼意思呢？」疲勞而憔悴的，坐在過道裏的侍者想。「輪到我值班的時候，總是遇到這種事情！」從隔壁房間中傳來三個青年男子的聲音，他們坐的桌子上擺着殘肴剩

① 在沒有火車的時候，旅客多仰給於從驛站租來的車輛。（英譯者）

酒。一個是其貌不揚，瘦小而整潔的男子，坐在那裏，用溫和而疲倦的眼睛，瞧着那就要踏上旅程的朋友。另一個是高大的漢子，躺在擺着空酒瓶的桌子旁邊沙發上，玩弄着他的錶上的鑰匙。第三個穿一件羊皮裏子的短外套，正在室內來回踱步，他時時停住腳步，用他的強壯的、相當粗的、而不是修剪整齊的指頭，捏碎一粒杏仁。他老是向什麼東西微笑，他的眼睛和臉都是光彩煥發。他熱情地說話，還做着手勢，但他顯然不能找到他所需要的話語，而那些想起來的話又似乎不足以表現出他心中湧起來的感情。

「現在我可以暢所欲言了，」旅行者說。「我並不爲自己辯護，可是我希望你，至少，要像我了解了自己那樣了解我，並且不要浮淺地看這事情。你說我對不住她？」他繼續向那用溫和的眼睛瞅着他的男子說。

「是的，是你的不是，」後者說，他的神色似乎表現出更大的溫和與疲倦。

「我知道你爲什麼說這個話，」就要離去的那一個答辯。「你以爲被愛和愛人是同樣偉大的幸福，倘若一個人被人愛了，就足夠他一生享用不盡了。」

「是的，我的親愛的朋友，十分足夠，十二萬分的夠了，」其貌不揚的矮小的人，開闔着他的眼睛說。

「但爲什麼一個人不應該去愛人呢？」旅行者深思地說道，他用近乎憐惜的神情，睨着他的朋友。「爲什麼一個人不去愛人呢？因爲愛情不來……不，只被人愛是一樁不幸。因爲你給不出一樣東西，只能不給，因而感到有罪，這是一樁不幸。啊，我的上帝呀！」他揮着他的手臂說。「要是這些事情能順理成章地發生，不是完全顛倒倒的，——不是像我們這樣，而是由它自然發展，那多好！咳，到像我偷了那愛情！你也這樣想的，不要否認。你一定這樣想的！但是你會相信嗎，在我的一生之中，在我有過會幹過的一切可怕的愚昧的事情之中——這些事情還不在少數——這倒是不懊悔而又無法懊悔的一件。事前事後，我都沒有誑騙過我自己或是誑騙過她。在我看來，似乎我終於落入了情網；但我後來發現這是一種無心的誑騙，戀愛不是那個樣子的，於是我不能繼續戀愛下去了，可是她並不中止。我不能繼續，這能怪我嗎？我怎麼辦呢？」

「好了，現在這事情是完全過去了！」他的朋友說，點了一枝雪茄，振奮自己的精神。「實情是你還沒有戀愛過，不懂得什麼是戀愛！」

穿皮裏子外套的人再要說話，他摸摸頭，可是他無法表達他要說的意思。

「從來沒戀愛過！……是的，很對，我從來沒有！但我畢竟心裏是有一股去愛人的慾望的，而且沒有比這慾望再強烈的了！不過，再要問一句，這樣的愛情是存在的嗎？總是有些什麼缺憾的。唉，唉！談論有什麼用呢？我已經把生活弄得怪糟糕的了！但無論如何，現在這是完全過去了；你

說得很對。並且我覺得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你那新生活又要弄糟的，」躺在沙發上玩弄着鏤鏤的人說。但旅行者沒聽見他的話。

「到那兒去，我是悲哀而又愉快的，」他繼續道。「我為什麼悲哀，我卻不明白。」

於是那旅行者繼續講他自己，沒注意到這種談話並不像使他自己那樣的使別人感覺興趣。人是再也沒有比在精神狂喜的剎那間更是自私的了。在這種時候，他似乎覺得世上沒有比他自己更了不起更使人感興趣的了。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車夫不肯再等了！」一個年青的農奴說。他穿着一件羊皮外套，頭上裹着一條圍巾，走進房間。「馬從十二點鐘直站到此刻，現在是四點鐘了！」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瞅着他的農奴葛紐沙。纏在葛紐沙頭上的圍巾，他的靴，以及瞌睡的臉，似乎正召喚着他的主人走向一個勞動、辛苦和活動底新生活去。

「不錯！再會吧！」他說，在他的外套上摸索着解開了的鉤子和鈕扣洞。

雖然他的朋友勸他另外再給車夫一筆小帳，讓他再等一下，他仍舊戴上他的帽子，站到屋子中間。朋友們一再的接吻，停了一下，又作第三次的接吻。穿皮裹子外套的人走近桌子，乾了一杯香檳酒，這就握着那其貌不揚的小個子的手，漲紅了臉。

「啊，我還是說出來吧……我必須而且願意對你坦白，因為我歡喜你……當然你是愛她的——

我一直這樣想——是不是？」

「是的，」他的朋友答道，更加溫文地微笑着。

「而且也許……」

「對不起，先生，我奉命來熄掉蠟燭，」瞌睡的侍者說，他曾經直聽到談話的最後一段，心裏在詫異爲什麼紳士們老是談着同一件事情。「我應該把帳單給哪一位？給你嗎，先生？」他知道該向誰說話，他轉向那高大的漢子。

「給我，」高大的漢子答道。「多少錢？」

「二十六個盧布。」

高大的漢子想了一下，卻沒有說什麼，把帳單放在衣袋裏了。

另外兩個人繼續他們的談話。

「再會了，你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生着溫和的眼睛的矮小的其貌不揚的男子說。

眼淚充滿了兩個人的眼睛。他們走出店門。

「啊，還有，」旅行者說，紅着臉轉向高大的漢子。「請你替我付清武士酒家的帳，並且寫信通知我，好嗎？」

「好的，好的！」高大的漢子說，拉上他的手套。「我多麼羨慕你啊！」當他們走到了門廊的

時候，他又十分出乎意外地說了一句。

旅行者走進他的雪橇，把外套裹着身體，說道：「好吧，來吧！」他甚至把身體移動了一點兒，爲那說是羨慕他的人在雪橇中讓出一點地方來——他的聲音顫抖。

「再會，米卻！我希望，靠着上帝的保佑，你……」高大的一個說。但他的希望是對方快點走掉，所以他無法說完那句話了。

他們沈默了一會兒。於是一個人又說，「再會了，」接着一個聲音喊道，「好啦，」車夫便鞭打着馬匹了。

「嗨，愛利沙！」朋友中的一個叫了一聲。另外那個馬車夫和幾個趕雪橇的，舌頭咂咂作聲，拉緊着韁繩，開始挪動。接着那些僵硬的車輪便咯吱咯吱的在凍結了的雪上滾動着了。

「一個出色的人物，那個奧列寧！」朋友中的一個說。「然而又是怎樣的個想頭啊，到高加索去——而且是去當個見習士官！我可無論如何不來幹這種事……明天你在俱樂部吃飯嗎？」

「是的。」

他們分別了。

旅行者覺得熱了，他的皮外套似乎太暖。他坐在雪車底裏，解開了他的外套，那三匹多毛的驛馬拖着身子穿過一條條黑暗的街道，經過了許多他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屋子。奧列寧覺得只有開始

長途旅行的人纔經過這些街道。他周圍的一切，全是黑暗、沈寂和慘淡的，但在他的靈魂裏，卻充滿了回憶、愛情、懊悔，以及一種愉快的要流淚的情緒。

一一

「我喜歡他們，很喜歡！……挺好的人物，……好得很！」他反反覆覆的說，覺得快要哭出來了。但爲什麼他要哭；誰是他這樣喜歡的，挺好的人物——他是不十分知道的。他有時，瞧瞧周圍的一些屋子，不懂它爲什麼造得這樣古怪；有時他開始凝想：爲什麼這車夫和萬紐沙，跟他這樣的不同，卻坐得這樣的近，而且由於驢馬在凍結了的車轍上拖拉顛躓，正和他在一起被顛簸與震盪着。接着他又重複道：「挺好……很喜歡！」他甚至再度的說道：「並且這吸引人，……好極了！」隨即又詫異，是什麼使他說這個話。「啊，我醉了嗎？」他問他自己。他喝過兩瓶酒，但在奧列寧身上起了這樣的作用的，卻不僅是酒。他記起一切友情的話，熱誠地羞澀地，由衷地（他信以爲然），在他離別時對他說的話。他記得握手，瞬視，沈默的剎那間，以及他坐上了雪橇時一個聲音說着：「再會，米卻！」他記得自己的深思熟慮的坦白訴說。而這一切，對於他都有一種感動的深長的味道。在他離去之前，不僅他的親戚和朋友，不僅對他冷淡的人，甚至那些不喜歡他的人，也都像人們在懺悔或臨終之前一般，似乎都一律變得更加喜歡他或是饒恕他了。「或許我不會從高加索回來